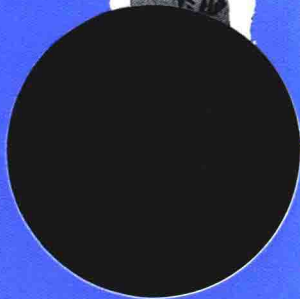


Patrick
Modiano

的 废
花 墟
朵

FLEURS DE
RUINE

[法] 帕特里克·莫迪亚诺——著 胡小跃——译



上海译文出版社

Patrick
Modiano

废墟的花朵

FLEURS DE RUINE

〔法〕帕特里克·莫迪亚诺——著
胡小跃——译



上海译文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废墟的花朵 / (法) 帕特里克·莫迪亚诺著; 胡小跃译. —上海: 上海译文出版社, 2017.7

ISBN 978-7-5327-7367-1

I. ①废… II. ①帕… ②胡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法国—现代 IV. ①I565.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(2016) 第231185号

Patrick Modiano

FLEURS DE RUINE

© Éditions du Seuil, 1991

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copyright:

2017 SHANGHAI TRANSLATION PUBLISHING HOUSE (STPH)

All rights reserved.

图字: 09-2015-433号

废墟的花朵

[法] 帕特里克·莫迪亚诺 著 胡小跃 译

策划编辑 / 龚容 责任编辑 / 黄雅琴 装帧设计 / 任凌云

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

译文出版社出版

网址: www.yiwen.com.cn

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发行中心发行

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193号 www.ewen.com

江阴金马印刷有限公司印刷

开本 787×1092 1/32 印张 4.5 插页 5 字数 42,000

2017年7月第1版 2017年7月第1次印刷

印数: 0,001—13,000册

ISBN 978-7-5327-7367-1/I·4486

定价: 32.00元

本书中文简体字专有出版版权归本社独家所有, 非经本社同意不得转载、摘编或复制
如有质量问题, 请与承印厂质量科联系。T: 0510-86683980

献给齐娜

给玛丽

给杜格拉斯

一个多嘴的老太
一种灰色的服饰
 一头驴子
看着井底的绳子
 装芥末的罐子里
插着几朵百合和玫瑰
 此路
 通往巴黎。
——拉马丁¹

1 阿尔封斯·德·拉马丁（1790—1869），法国19世纪浪漫派抒情诗人，主要作品有《沉思集》、《新沉思集》、《诗与宗教和谐集》等。

11月的那个星期天晚上，我在德莱佩修道院路，沿着聋哑学院的高墙前行。左边，矗立着圣雅克杜欧帕教堂的钟楼，我还记得圣雅克路的拐角有家咖啡馆，在乌尔苏拉影院看完电影后，我常去那里。

人行道上，落着一些枯叶，或者是几页烧焦的旧《加菲奥》词典¹。这是学校区和修道院区。几个过时的词浮现在我的脑海里：埃斯特拉帕德、壕沟外护墙、图尔纳福尔、波德费尔路……经过这些地方的时候，我感到有些害怕。十八岁以后，我就再也没有来过这里。当时，我在圣女日南斐法山的一所中学读书。

我觉得那些地方仍处于 60 年代初我离开时的状态。它们在那个时期就被抛弃了，至今已经二十五年以上。盖鲁萨克路——人们曾撬掉那条僻静小路上的地砖用来筑起街垒——某家旅店的门已被砖封死，大部分窗户都已没有玻璃，但招牌仍然钉在墙上：“未来旅店”。什么未来？30 年代的某个大学生，他的未来已经完蛋。他在这家旅店租了一个小房间，就在高等师范学院门口的地方，星期六晚上常邀请老同学去那里玩。人们绕过一片建筑群，去乌尔苏拉影院看电影。我经过铁栅栏和装有百叶窗的白屋，电影院在一楼。大厅里灯光明亮。我可以一直走到瓦尔德格拉斯，我和雅克琳娜曾躲在那个平静的地方，不让侯爵见到她。我们住在皮埃尔—尼古拉路尽头的一家旅店里，靠雅克琳娜卖掉她的毛皮大衣得来的钱生活。星期天下午，小街阳光灿烂。塞维涅学院对面，那座小砖屋门口有几棵女贞树。旅店的阳台上爬满了常春藤，通往大门的走廊上睡着一条狗。

1 费里克斯·加菲奥（1870—1937），法国语文学家、教授，他所编写的《加菲奥》是一本拉丁语—法语词典。

我回到了乌尔姆路。那条小路很荒凉。用不着说，星期天的晚上，在这个学生区，没有任何特别的故事，看起来就像在外省一样，我都在怀疑自己是不是还在巴黎。我的面前就是先贤祠的圆顶。月光下，我害怕独自一人来到这个阴森森的圣殿脚下，于是便拐进罗蒙路，在爱尔兰中学门前停下脚步。有个钟敲响了八点，也许是圣灵修会的大钟，它巨大的外墙就在我右边。又走了几步，便到了埃斯特拉帕德广场¹。我寻找福塞—圣雅克路 26 号。在那里，出现在我眼前的是一栋现代建筑，旧楼可能二十多年前就已经被拆掉了。

1933 年 4 月 24 日，一对年轻夫妇神秘自杀，原因不明。

这是一个十分奇特的故事，当晚发生在先贤祠附近，福塞—圣雅克路 26 号 T 先生和 T 夫人家中。

于尔班·T 先生是个年轻的工程师，化学学校毕业，三年前娶了二十六岁的吉塞尔·S 小姐，比他大一岁。T 夫人是

¹ 原意“吊刑”，这是以前处决犯人的地方，路易十三时期被废除。

个漂亮的金发姑娘，身材高挑。而她的丈夫呢，也是个美男子，一头褐发。上一年7月，夫妻俩搬到福塞—圣雅克路26号一楼居住。他们把一个作坊改成了单身公寓。小两口很亲密，好像没有任何东西妨碍他们的幸福。

星期六晚上，于尔班·T先生决定跟太太出去吃饭。两人是晚上七点左右离家的，好像半夜两点才回家，还带回两对人。他们罕见地吵吵嚷嚷，门铃声吵醒了邻居。房客们通常都蹑手蹑脚，如今这般吵闹，让人很不习惯。也许在庆贺发生了什么意想不到的事情。

凌晨四时许，客人们离开了。接下去的半个小时，寂静无声，只听到两记沉闷的响声。上午九点，一个女邻居走出家门，经过T的房门前，听到有呻吟，她马上就想起来，半夜里好像听见有枪声，她很担心，立即就去敲门。门开了，吉塞尔·T出现在门口，左胸有个很明显的伤口，血慢慢地从那儿流下来。她喃喃地道：“我丈夫！我丈夫！死了。”不一会儿，警长马尼昂先生赶到。吉塞尔·T躺在沙发上呻吟。人们在隔壁房间发现了她丈夫的尸体，痉挛的手中还拿着一

把手枪。他朝自己的胸口开了一枪，自杀了。

在他旁边，有封被揉皱的信：“我太太自杀了。我们醉了。我也自杀。用不着……”

据调查，于尔班和吉塞尔夫妇晚餐后好像去了蒙帕纳斯¹的一家酒吧。另一个晚上，我从福塞—圣雅克路经过天文台黑乎乎的花园，一直走到圆顶饭店和圆亭饭店所在的十字路口。1933年的那个晚上，T夫妇跟我走的是同一条路。我惊讶地发现，自己来到了一个自60年代以后我就避开的地方。蒙帕纳斯区就像乌尔苏拉修女会一样，总让我想起林中睡美人的城堡。二十岁的时候，我在德朗布尔路的一家旅店住过几个晚上，曾有同样的感觉：我那时就已经觉得蒙帕纳斯像一个死了的街区，正远离巴黎，慢慢地腐烂。下雨的时候，我觉得奥德萨路和德·帕路就像毛毛雨中的布列塔尼²港口，

布雷斯特人或洛林人一群群地从尚未拆毁的车站里拥出来。这里的寻欢作乐早就结束了。我记得老吉米家的招牌还挂在于根斯路的墙上，缺了两三个字母，被海风刮走了。

那对年轻夫妇是第一次——据 1933 年的报纸说——到蒙帕纳斯过夜生活。他们是不是晚餐时酒喝得太多了？或仅仅是想在那个晚上打破生活中的平静？有个证人信誓旦旦地说，半夜两点左右，在玛丽娜咖啡馆见到过他们，那是拉斯帕伊大街 243 号的一家舞厅；还有一个证人说在瓦凡路的伊勒人小酒吧见到过他们，跟他们在一起的还有两个女子。警方怕证据不可靠，还出示了他们的照片，因为有许多像于尔班那样的褐发小伙子和像吉塞尔·T 那样的金发姑娘。几天来，警方试图查清 T 夫妇带到福塞—圣雅克路家里的那两对人是什么身份，后来调查就结束了。吉塞尔·T 伤重身亡之前还能说话，但记忆已经模糊。是的，他们在蒙帕纳斯遇到了两个女人，完全不认识的两个陌生女人……这两个女人把这对

1 蒙帕纳斯，巴黎塞纳河左岸街区，奥德翁路位于该区繁华中心。

2 布列塔尼是法国西部的一个地区，濒海，寒冷，多风雨。

夫妇带到了佩勒¹，去了一家舞厅，两个男子在那里跟他们见面。然后，大家一起前往一栋装有红色电梯的房子。

那天晚上，我沿着他们的足迹来到一个阴森森的街区，蒙帕纳斯大楼给它罩上一层悲伤的面纱。整个白天，它都挡住了阳光，把影子投掷在埃德加—吉内大道和周边的小路上。我走过正被水泥外墙压垮的圆顶饭店，很难相信蒙帕纳斯以前曾有过那么热闹的夜生活……

我究竟是在什么时期住过德朗布尔路的那家旅店？1965年前后吧，认识雅克琳娜的时候，是动身去奥地利的维也纳之前。

我隔壁的房间里住着一个三十五岁左右的金发男人，我在走廊里碰到过他，后来认识了他。他叫什么？好像是德韦或者是杜韦尔兹之类的名字。

他总是衣冠楚楚，衣扣眼里戴着一枚勋章。他多次请我到旅店旁边一家叫“玫瑰花蕾”的酒吧去喝一杯，我不敢拒

1 马恩河上的佩勒是巴黎大区的一个镇，有“巴黎东部珍珠”之称，距巴黎圣母院12公里。

绝。他好像很喜欢那个地方。

“这里氛围不错……”

他说话带齿音，出身良好的小伙子的那种齿音。他告诉我，他在北非的阿拉伯山区待了三年多，他在那里获得了勋章。但阿尔及利亚战争让他感到恶心，他需要很长时间才能恢复正常。他经常去接替他父亲，在北部的一个大纺织厂当头。

很快，我就发现，他跟我说的并不是真话。关于那家“纺织厂”，他含糊其辞。有一天，他自相矛盾地向我保证说，他毕业于圣梅西安学校，离开学校后马上就去了阿尔及利亚。然而第二天，他又告诉我说，他只在英国念过书。有时，他的齿音不见了，取而代之的是水手的那种油腔滑调。

那个星期天晚上，我必须去蒙帕纳斯走走，那样才能让这个德韦或者是杜韦尔兹突然从虚无中复活过来。我想起来，有一天，我们在雷恩路相遇，他在阴暗的圣普拉西德十字路口的一家咖啡店请我喝了一杯啤酒。

在瓦凡路的伊勒人小酒吧，人们好像见过那对夫妻。这

个小酒吧在“海盗”的地下一层。斯堪的纳维亚的气氛和“海盗”明亮的木装修与这个黑人酒吧兼舞厅形成了鲜明的对比。走下楼梯就知道了：从一楼的鸡尾酒和挪威冷盘，很快就潜入到马提尼克¹的舞蹈当中。T夫妇是在那里遇到那两个女人的吗？我觉得应该是在拉斯帕伊大街，面向当费尔—罗瑟洛的玛丽娜咖啡馆。我记得杜韦尔兹带我和雅克琳娜去过那里，就在拉斯帕伊大街的路口。那次，我也同样不敢拒绝他的邀请。在差不多一个星期的时间里，他天天逼我们俩星期六晚上去他的一个女友家，坚持要把她介绍给我们。

她前来给我们开门，在半明半暗的前厅，我看不大清楚她的脸。我们走进客厅，里面的豪华陈设让我吃惊，与杜韦尔兹在德朗布尔路的小房间简直不可同日而语。他在那儿给我们作了介绍。我忘了她的名字：一个容貌一般的褐发女人，其中的一边脸，靠近颧骨的地方，横着一道很大的伤疤。

我和雅克琳娜在长沙发上坐了下来。杜韦尔兹和那个女

¹ 马提尼克，位于加勒比海湾，是法国的一个海外大区。

人坐在我们对面的椅子上。她应该跟杜韦尔兹的年龄差不多：三十五岁的样子。她好奇地打量着我们。

“你不觉得他们两个都很可爱吗？”杜韦尔兹带着齿音说。

她盯着我们，然后问：“想喝点什么？”

我们之间有点放不开。她给我们端来红酒。

杜韦尔兹喝了一大口。

“你们放松点，”他说，“她是我一个老朋友……”

她羞涩地投来一个微笑。

“我们甚至差点结婚。不过，她后来不得不嫁给另一个人……”

她没有皱眉头，而是在椅子上坐得笔直，手里端着酒。

“她丈夫常常不在……我们四个可以乘机出去……你们说怎么样？”

“去哪？”雅克琳娜问。

“随你们的便……我们甚至没必要出去。”

他耸耸肩。

“我们在这里很好……不是吗？”

她一直在椅子上坐得很直。她点着一支烟，也许是为了掩饰自己的不安。杜韦尔兹又喝了一口红酒，然后把杯子放在矮桌上，站起来，向她走去。

“她很漂亮，是吗？”

他把食指放在她脸颊的伤疤上，然后解开她衬衣的扣子，抚摸着她的乳房。她并没有生气。

“我们曾经遭遇过非常严重的车祸。”他说。

她突然一下拨开他的手，重又朝我们笑了笑：

“你们一定饿了……”

她的声音很严肃，好像有一点点口音。

“你能帮我把晚餐端到这里来吗？”她有点不客气地对他说。

“当然。”

他们两人都站了起来。

“冷餐，”她说，“行吗？”

“很好。”雅克琳娜说。

杜韦尔兹搂着那女人的肩膀，把她拉出客厅，然后又从